

毛詩禮徵

毛詩禮徵卷第二

天子宗廟

總敘 通典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于庭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祼以鬱鬯夏氏因之殷制七廟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

焉祭之無處乃止去墠曰鬼

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正義云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于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于王旣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令使其文相類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正義云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
初成而合諸樂器于大祖之廟大祖謂文王

雝序禘大祖也箋太祖謂文王

正義云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
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
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
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

載見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正義云言見于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
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于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
也

訪落序嗣王謀于廟也

酌序告成大武也

正義云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

賚序大封于廟也

正義云謂文王廟也樂記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云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按鄭康成謂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並而七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

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後代多從
王肅七廟之議而駁鄭氏四廟之說馬昭申
鄭約謂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而王制云天
子七廟蓋立廟之正親盡為限不過四也親
盡之外有大功德可以祖宗者有其人則七
無其人則五故夏氏無大祖則五殷人祖契
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天作疏謂
成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
是亦申鄭親廟四之說也

烈祖（序）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正義云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据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至于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后妃廟

總敘通典周祭先妣之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

閟宮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正義云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䟽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祭之也

按正義謂祭先妣之時禮無明文月朔四時祭所不及通典謂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

與疏說異

諸侯大夫士宗廟

總叙 通典諸侯五廟于中門外之左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與太祖廟而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于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元冕二王後及方伯爲公者與魯侯于周公廟服袞冕大夫以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

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宿戒尸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儐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爨在門東南北上特牲饋食陳鼎于門外北面棜在南實獸腊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視牲告充雍人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司宮摡籩豆爵觶于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鐏于戶東實籩豆于房中司馬升羊右胖此据大夫也若諸侯則太牢士則特牲士升豕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

又升魚腊司宫鐏兩甒于戸間有元酒小祝設槃匜於西階東主人朝服立于阼階司宫設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有司各升實籩豆鐏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戸内西面士禮則主婦宗人宗婦升實籩豆等主婦被髲衣侈袂薦自東房士禮主婦纚笄宵衣盥自東房薦豆崔靈恩云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與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

主人再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尸祭卒食告飽
主人酌酒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卒爵祝
酌受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
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嘏于主人主人再
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
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
賓主人出立于阼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祝入尸
謖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于廟門崔靈恩云
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
君夫人入皆作樂獻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

尸方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酳爲五更行四獻爲九也王之兄弟封爲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元冕未賜圭瓚者不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黃目爲上尊則一獻象以下尸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後迎牲麗于碑鸞刀啟其毛血以授祝祝入詔于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西東面取膟膋燎于爐炭入詔神于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爲三獻至薦熟時先以羹告設饌于堂後迎尸于奥君拜妥尸酌清酒以獻爲四獻至酳五獻酬酢至七獻禮成　庶人祭於寢以上皆據周制

采蘩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

公也。

右諸侯祭祀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正義云此謂已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相明也。

右大夫祭祀

按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鄭氏所注。大約以大夫士祭宗廟之禮推之。通典所敘。亦約儀

禮饋食篇而纂其要又博採經傳及注疏之說以備之詩文所詠天子諸侯之祭祀其儀節畧具今條舉之于左

靜女自牧歸荑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也箋茅絜白之物也可以供祭祀

正義云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

正義云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

旱麓清酒既載箋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

正義云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

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右備酒

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楚茨絜爾牛羊

正義云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

旱麓騂牡既備

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牴人也

正義云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牲黑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同也故從周制

右養牲

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箋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歟

射義云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又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按傳以雝爲澤謂澤宮也射義云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云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序言二王之後來助祭故其臣得與于澤

右擇士

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箋成王以黍稷之税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正義云於齋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

右齋時敬尸賓

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𢄙縣鼓鞉磬柷圉

正義云皆視瞭設之于庭

那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

按皋陶謨云戛擊鳴球鄭注云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據此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文云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鄭注云言舜廟堂下之樂又關雎箋云鐘鼓在庭

右宿縣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正義云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

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蘩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右供菜

按后夫人采荣于禮經無考論節文應屬視濯前

采蘩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傳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 箋 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

正義云諸侯之祭禮亡按特牲夕陳鼎于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卽此所謂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于西堂下卽此所謂夙也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濯王后不視矣

天保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 傳 饎酒食也

楚茨 執爨踖踖 傳 爨，饔爨廪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

正義云少牢雍人概鼎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廪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廪爨廪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

泂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傳 餴，餾也。箋 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于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傳 罍，祭器。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傳）溉清也

右視濯饎爨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按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戴氏震云

芼菜之亨于肉湆者也

（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韓奕）秬鬯一卣

按周官玉瓚共于典瑞鬱人濯之陳之諸侯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卷阿 有馮有翼。箋 馮馮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

正義云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

右祭日備物陳設

閟宮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 承祀謂視祭事也。

右入祭

信南山祭以清酒【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

迎牲

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箋】殷人

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神也

正義云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

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無幾也宗廟當九闋殷于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

文王祼將于京傳祼灌鬯也周人尚臭

正義云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

棫樸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正義云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

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故言諸臣

有瞽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那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箋以金奏堂下諸樂

右作樂祼獻

按大司樂云奏夷則以享先妣奏無射以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

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祼焉是周人奏樂乃祼與殷人同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祼賈公彥云王入太室祼當祼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信南山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箋享于祖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膋脂

膋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

正義云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云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享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之變言毛以告純者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云物物色是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膋升其臭氣使神聞之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按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又云納牲詔于庭左傳季梁云奉牲以告皆迎牲詔牲事也又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云烝嘗之禮有射豕者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然則天子諸侯射牲後而後卿大夫袒而割牲矣

又按箋以享于祖考爲納享時詩人之辭不必如儀禮無妨探取後來節次言之也納享

在取其血膋後事。禮記云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詔羹定。卽納亨也。正義以納亨與納牲爲一事非矣所据太宰注劉昭以爲干寶語。不足爲証据也。

右殺牲

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孰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有奉將而進之者。

正義云牛人云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架者其肉者王肅云分脅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于互就互上而脅之也毛意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鄭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于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饔也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

按五禮通考云毛意當朝踐時事鄭意是饋食時事考亭從鄭義今考楚茨所言禮儀節次毛義為長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箋庶侈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腯美者也。

正義云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于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此言君婦莫莫爲賓爲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

雝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

右朝踐

那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右下管

楚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内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博求之門内之旁待賓客之處

正義云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于大門之内天子之禮其待諸侯之臣或于廟門内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在廟門内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

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疏云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注云爲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

按何氏世本古義云祝祭于祊爲行禮之始

愚以祭統之文知之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据也輔廣云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諸陰陽之閒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卽繼之曰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卽繼之曰爲祊于外皆云于彼乎于此乎葢汲汲乎求神也五禮通考云何元子謂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饗尸則索祭在朝踐時無疑矣楚茨絜爾牛

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矣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一證也祭統郊特牲禮器之文亦其證也經傳通解文獻通考俱以祭祊列于既徹之後恐非其序江慎修云禮記索祭祝于祊文承直祭祝于主之下未知當在何時其行事或在尸未食之前或在尸卒食之後皆不可知也

右祭祊

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呂氏讀詩記云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

按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其說是也下云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二語爲迂呂氏以此爲羹定正合禮之儀節又禮器云羹定詔于堂䟽云謂煑肉既熟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熟未定之先也

右詔羹定

楚茨爲俎孔碩或燔或炙【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

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于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正義云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

按量人注云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殽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

既醉籩豆靜嘉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醓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閟宮毛炰胾羹籩豆大房傳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

右饋食

那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按詩之節次當合樂而舞大濩

閟宮萬舞洋洋傳洋洋衆多也箋萬舞干舞也

按承上毛炰胾羹爲饋食萬舞當爲合樂舞

右樂舞

楚茨 以妥以侑 傳 妥安坐也侑勸也 箋 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侑辭勸之

正義云妥侑當饋食之節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即至奠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

江慎修云大祝辨九拜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案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

右妥尸

天保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傳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

神卜予也。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正義云。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

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箋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旣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傳幾期。式法也。箋此皆嘏辭之意。

旣齊旣稷。旣匡旣勅。箋嘏之禮。祝徧齊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勅之。

正義云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其不同者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正義云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會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

賓之初筵錫爾純嘏。子孫其湛。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于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既醉公尸嘉告。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右祝嘏

賓之初筵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

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𠞊。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正義云。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云。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遺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

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湛先言子孫之事合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

右加爵

楚茨 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

賓之初筵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

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正義云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酬賓之下卒爵者實觶于篚于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

既醉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右旅酬

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傳

致告利成也【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正義云特牲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往位故至堂下特牲少牢皆西面故亦西西面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右告利成

楚茨【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

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

右送尸

楚茨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箋 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

正義云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俎最尊者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夫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右徹

簡兮 公言錫爵 傳 祭有畀煇炮翟閽寺者惠下之

道見惠不過一散

右餕

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正義云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于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賓客歸之俎也特牲又云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阼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右燕私

按常棣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婦之屬亦從后于房中疏云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也

小宛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祭義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絲衣

【序】繹賓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箋】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柔安也繹之

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此乃壽考之徵

右繹祭

立尸

總叙通典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又云旅酬六尸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

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爲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爲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君迎牲而不迎尸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中則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祝迎尸于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

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召公爲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于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

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于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

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箋〕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箋〕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

正義云祭在四方其神百種惟蜡祭耳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注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也喻祭天地之尸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箋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也。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戸之外，故以喻焉。

時享 薦新附

總叙 通典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愼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

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于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以禘爲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于東序后則副禕而入立于西序尸入之後乃就于西房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反于室而不迎尸于是王以圭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

祫用斝彝

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乃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

祫用黃彝

尸祭之啐之奠之

此爲二獻也王乃祖而迎牲于門祫則迎牲前作樂致神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是也牲入門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于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于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于祝祝入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朝踐之時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祫則延太祖尸主坐于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

于鬱鬯而燔之以臨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于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于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尊中醴齊以獻祫則泛齊此三獻也后于是薦朝踐之籩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祫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于是亦以玉爵獻罇醴齊以獻尸祫則瑤爵著尊此四獻也

時堂下之樂亦作也于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于堂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几于旁故云變几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于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于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于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腸間脂焫之蕭合羶薌燎于爐炭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卽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拜訖尸遂祭酒以

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于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祫則酌壺尊。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又以玉爵酌象尊醞齊以獻尸。祫則以璲爵酌壺尊。此六獻也。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尊醴齊以酳尸。祫則酌著尊之泛齊。謂之朝獻。亦尊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象尊之盎齊以獻尸。

祫則瑤爵酌壺尊醍齊曰再獻亦傳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玉爵酌盎齊偹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更爲嗣子舉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散五升角四升卽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旣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厥明更

以一牢繹于祊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四月以彘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正義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食也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爲大祭案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据制禮大定言之耳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

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醴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

淸廟序祀文王也。

正義云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太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正義云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禴烝嘗。

執競序祀武王也。

豐年序秋冬報也。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閟宮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箋春秋猶有四時也

按正義云古毛詩說以此爲郊祀非鄭所從

說見前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

子兼之

那序祀成湯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殷武序祀高宗也

右時祭

七月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箋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世本古義云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愚按即二月朔也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清廟也

按何氏說以薦新爲月祭

潛　序　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又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注云進時美物白虎通義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

非此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

按王制注云大夫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堂隆云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禮書云祭有常月。薦無常時。月令王者薦新。雜用孟仲季。按鄭注爲大夫士言之也。隆說爲天子諸侯言之也。禮書不達先儒之意。以爲薦無常月。不知孟月非不薦新。以備物。故以時祭言之。仲月季月薦新不備牲。故以薦新言之耳。

右薦新

祫禘

總叙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閒歲皆然以終其代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

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于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于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

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加五齊鑒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乾橑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醯人共五

齊七菹醯醬等。鹽人共苦鹽散鹽。小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尊彝共彝黃彝。幕人共畫巾以幕之。亨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及蕭茅。凡后所陳薦玉齍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于東西序。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共

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敎所當置處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上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于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于室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

北面太祖之子于席前之北南面為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七獻九獻禮詳前時祭其禘祭之儀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其神主位按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

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祫祭。于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

向餘尸主于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祀當作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正義云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爲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于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故知是崩後初祫于契之廟也

右祫

雝序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正義云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聖人因事建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据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其實禘祫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

通典云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三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云則禘云一祭二名禮無差等數家之禘說非無典据至于宏通經訓鄭義爲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祫大于禘按公羊傳云大事于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至于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旣不合于太祖則小于祫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于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則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

按唐太常博士張齊賢建廟議云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矣又云伏壽經始祖即太祖太祖

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若如張說詩序所云太祖不謂文王當指后稷而經云假哉皇考又云文武維后明非后稷也當從鄭說

右禘

天子七祀 輓祭附

通典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

四行五祀歲徧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

鳧鷖序鳧鷖在亹(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焉

右七祀

生民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傳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

正義云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爇之于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

按行神之位据鄭注在廟門外西方軷祭据鄭注在國門外其地不同也行神据鄭注不知其人祖神見白虎通爲共工之子修其人不同也孔沖遠謂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

非鄭意也

烝民仲山甫出祖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

韓奕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淸酒百壺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于是也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

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飲

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

泉水疏云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卿大夫用酒脯而已

按行神常祀在冬月令冬祀行祭先腎是也詩言祭脂與聘禮言釋幣皆爲因祭其爲行神之人鄭注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祖神見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

曾子問正義行神曰軷

右軷祭

諸侯助祭

總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文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白虎通曰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

思齊肅肅在廟〔箋〕羣臣助祭于廟則尚敬

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烈文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臣工序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

杞也宋也

有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于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載見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那我有嘉客亦不夷懌箋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

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

元鳥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箋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

大學

總叙通典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殷制大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又曰瞽宗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

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菁菁者莪序。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正義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于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璧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

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于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于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

王制與詩。其言察。

察亦足以明之矣。

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正義云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諸侯立學

總敘通典諸侯學曰頖宮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崔靈恩云諸侯爲學之法但一堂之上不爲五室唯南向爲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貴尚是同然則周之諸侯大學東膠在王宮之左小學虞庠在西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元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殷諸侯置學之處得同天子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庠亦學也庠之言詳也于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爲樂

禰。于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
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傅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
先師。釋奠一
如王子之法。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
謂學爲校。

正義云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然
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
別名。故序
連言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青
衿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
絃之舞之。

七月躋彼公堂傳公堂學校也

泮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正義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于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正義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于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巡狩

總敘通典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羣后四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五月巡守至南嶽八月巡守至西嶽十一月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夏后氏因之周制十二年一巡守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乎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大馭掌犯軷之禮封土爲山以車轢之喻無險難也　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又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乘金輅建大旂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其方之諸侯先于境內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爲鼻流酌鬱鬯以禮神玄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每宿舍掌舍設梐枑（梐枑謂行馬）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不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之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

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須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冠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人者加地進律律謂爵命之等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于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

壇制同其見諸侯之儀亦如覲禮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于月必因以祭之其餘三方巡狩之儀亦如東嶽巡狩訖卻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禰用特

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箋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正義云巡狩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狩所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狩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

般序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告祭

總敘通典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于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予思之語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王用牲幣

皇矣是類是禡

正義云文王之伐崇也初出兵之時于是爲類祭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言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疏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

棫樸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按春秋繁露郊祭云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詩云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据此則棫樸首兩章皆言郊天鄭氏于維清箋實用其意此不從者以郊祀器用陶匏不合奉璋然此為告祭亦郊天之始或禮不備也

維清肇禋（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正義云文王之時禘郊不備所祭不過感生帝而已

按正義甚得禮意如爲天子則當類天皇大帝于圜丘据堯典肆類于上帝馬融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鄭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類祭當依禘祭而爲之

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箋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按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祭法注云積薪于壇

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上馬

融尚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郭

璞注爾雅謂既祭積柴牲燒之與馬鄭說異不

可從

桓序講武類禡也

正義云武王將欲伐殷講習武事又爲類祭于上帝

按泰誓云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又逸周書武寤解云約期于牧案用師

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是也

右告上帝山川

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太祖也

正義云言合于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于最尊之廟奏之耳太祖謂文王

酌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

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正義云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

右告宗廟

毛詩禮徵卷第二終

受業姪家起丞校字